

南湖头条

## 老师,为什么是我

李柏林

初二那年,我们换了新的语文老师。

新老师姓张,刚从师范毕业。其他老师的第一节课都是做教学规划,或是佯装严厉,好“压制”住我们。他却问大家喜欢看什么书,然后读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,真是写得太好了。于是在同学们心中,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教学经验的老师。

但是他却让我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。每周班会多出来的时间,他都会给我们读一些他看过的好文章;每周的晚自习,他会抽一节课的时间留给我们看课外书;他还买了很多书和杂志,供我们借阅。

在那以前,我对课外书的看法仅仅是消遣。但不知道怎么回事,他读文章的时候班里安静极了,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作者的心里。在借来的书上,我看到了他漂亮的批注,觉得文章也生动起来。他的这种教学方法,让我对语文产生了兴趣。

我很喜欢他的课,也很喜欢他挑的书。每次他分享自己入了什么新书,我总是第一个跑去借阅。有一次,我去办公室还书,他随口说:“你这么喜欢看书,说不定长大了也能写书,成为一个作家。”我听完变得慌张,连忙说不可能,我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,作文的分数也不是最高的。他笑着说,写作好,并不一定是成绩好啊。

回到教室后,我的心开始乱

了,张老师的话像一个包袱压在我的胸口,让我彻底放不下了,我恨不得用做阅读理解题的方式分析出十层含义来。我想,我平平无奇,是什么地方让他觉得我有潜力呢,还是他对每一个来借书的学生都这么说?

我转头看到我们班的张凌,她应该就是天赋型选手吧。她很少看课外书,但是擅长考试,对书本和考点非常熟悉,每次语文成绩都是前三名。还有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,她看的书很多,人也自信。每次老师提到某个文学常识,她就迫不及待接上了,然后骄傲地等待同学们的夸奖。

我越想,越觉得老师说错了,他们俩比我更适合作家啊。但是我又不甘心,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当面问清楚。有几次我想趁着借书的间隙问他,可是碍于办公室有别的老师,只能悄悄退出来。我也曾好几次在办公室的门口徘徊,但是我害怕听到的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,又灰溜溜地走开了。

我告诉自己,再等等吧,总能等到合适的机会,结果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。初二那年的期末考试,我们班年级垫底,学校觉得他不适合教初中,给我们换了新老师,他因此被调到了小学。

那个小学离我们初中挺远,我再也没有见过他,可我的疑问却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。我仍然渴望有一天能当面问他,

为什么是我?

为了下一次见面,我一直在努力。十多年后,我成了一名全职作者,专门带着我的书去见张老师。那天,真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重逢啊。他将我的书反复摩挲着,一遍遍地说着真好,我也见机行事,问出那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,“老师,那时我的语文成绩并不是班里最好的,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你为什么觉得我能成为作家呢?”

张老师沉默了,我好害怕张老师说,他已经忘了这件事。但是他清了清嗓子,说:“我并不知道你能不能成为作家,但我看得出你是真的喜欢文字,不是为了分数,也不是为了赞美。”

张老师不仅回答了我的问题,还点醒了我写作中的困惑。技巧不能成为写作的筹码,而优越感也不能让作品产生共鸣。

那个压在我胸口十多年的包袱,在那一刻被取下来了,但“为什么是我”却成了我的座右铭。当我在遭遇不公时,我会问自己,为什么是我?山外有山,人外有人,我并不是优秀到独一无二啊。当我被幸运眷顾时,我也会问自己,为什么是我?我开始珍惜机会,感谢命运,庆幸被看见。

好的老师,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是张老师让我明白,热爱终能抵达梦想的彼岸,但前提是要沉得下心,拼尽全力,还要爱得纯粹。

诗品时空

## 白露

杨世初

丰收喜看谷归仓,整地储墒备播忙。  
大雁南翔寻故处,丛莎凝露识秋凉。

## 初秋的白云

邹相

一朵朵白云  
宛如一团团棉花糖  
在天空中肆意游走  
时而“大鹏展翅”  
俄而“天女散花”  
尽情演绎生命的多姿多彩

初秋的白云  
在千万广厦之间  
绿水青山之间  
洁白的云、无私的云  
蕴含着春的生机、夏的活力  
高尚的云、恬淡的云  
讴歌着新时代的壮美篇章

初秋的白云  
是奋斗者清静无染的心  
是奉献者砥砺前行之魂

## 秋天

邹晓峰

微风轻拂 带着成熟的香  
田野里稻谷穿上金黄衣裳  
庄稼人看着这丰收的景象  
灿烂明媚的笑容  
就像这秋天的阳光

父亲手挥镰刀  
弯着脊梁  
一穗穗金灿灿的希望  
瞬间就被父亲揽入怀里  
就连额头上滚落的汗珠  
全都浸润着浓浓的稻香

山山岭岭的果园  
飘来阵阵甜香  
红苹果似孩子害羞的脸庞  
秋阳温柔地洒在果枝上  
为每一颗果实都披上绚丽的衣裳

鲜红色的柿子  
在深秋微风的吹拂下  
像是一盏盏灯笼  
悬挂在红叶和虬枝之间  
不时随风摆动  
这浓浓的颜色  
染红了村里整个山坡

秋天  
是一首丰收的诗  
是一幅多彩的画  
是农家人永远也演奏不完乐章

浮生岁月

## 苇荡深深

陈茂声

自双亲离世,我便鲜少回到那片生养我的土地。故乡成了一道隐秘的伤口,亦是一处温柔的念想。许是心间仍盘踞着未曾割舍的牵挂,很长一段时日,故乡总悄然入梦中,水波漾漾,芦苇苍苍。为解这缠绕的乡愁,终于偷得闲时,重返那座既熟悉又已生疏的村庄。

亲不亲,故乡人。可故乡所予我的,又何止于人。一草一木,一风一水,皆蕴含着说不出的亲切。一个人静静地独自漫步在田野、河边,竭力找寻着记忆中的痕迹,然而,变化如幕,遮蔽了所有记忆中的声响与烟火。原来相连的四个村落已不见一砖一瓦,一丝痕迹,没有了牛羊和家禽的欢叫声,没有孩子们的打闹声,没了烟火气息,往日热闹的劳作场面被一片萧瑟笼罩。原来奔腾的河流也成了龙山湖的一部分,浩瀚的水面使河变宽了、变大了,将弯弯曲曲的河拉得笔直。

河岸的不远处一片芦苇给静

静的河面增添些新的生机。芦苇荡规模不是很大,没有莽莽苍苍,但密密丛生,足以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印象中这片芦苇,并非故土旧物。应该是因龙山湖蓄水,让没有固定居所的它由上游随水流滞留在老家的河边,于此落地生根。没有人知道它来自何方,也没人呵护它,可它笑对雪雨风霜,淡泊宁静,直面沧桑,凭借坚强的意志,执着地传承对生命的轮回,寒来暑往,一年又一年,活出了一股淡泊与顽强。

正值盛夏,清晨的河岸,笼罩在一片浅淡的白雾之中。走近那片绿浪清波,那苇从秆到叶翠得发亮,仿佛每片叶子都凝着欲坠的露珠。风来,苇秆轻摇,如水与风之间的低语;风止,它们静立水中,恬淡如画。偶尔有鸥鹭自深处飞起,又颤巍巍栖于苇梢,与岸边青草绿树相映,更添诗意。尽情领略这如画、醉人的风光,惬意,有些浮想联翩。

“春夏绿如滴,秋后飞如雪。”秋日里,似雪的芦花毛茸茸的随风摇曳,逆光中,白絮被斜阳照耀得晶莹透明,丝丝缕缕,缠缠绵绵,洁净无瑕,吐絮飞扬。此时,轻风微动,芦叶沙沙,恍惚中,我窥视到芦花在微笑,聆听到她们在细语。芦花美,美在质朴,美在韵味,美在绰约。让人沉醉在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”含蓄而朦胧的意境中,温暖了心情。

“夕阳河边走,举目望苍穹,袅袅炊烟飘来了思乡愁……”一曲《望乡》,如思绪缭绕,如泪暗流。

岁月荏苒,那片芦苇,如乡间的隐士,临河而居,汲水在滩,做时令的见证者,在河水中目睹着二十四节气的更迭。它填补了故乡那片空旷,也填补了我内心的空虚,成为我的牵挂,也成为我寻觅故地的航标。它让我懂得:真正的故乡,不在砖瓦之间,而在心灵深处;真正的乡愁,不是对过去的留恋,而是对永恒的追寻。